孔子家語

漢博士孔衍言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政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

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
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
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
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記錄
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
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魏王肅序曰孔子家語者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
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
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
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
家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夫子本旨也屬文下
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
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
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
世儒道分散游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唯孟軻
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
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
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
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
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

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辭藏之餘實孔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末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

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取諸尸子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妄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録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爲贅此此自有爲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注本也注庸陋荒昧無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顏何暨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末亂於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爲

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子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啓人目六經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秦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忘當時書也而吾何可舍焉而莫之重耶論語出聖門高弟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顏閔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校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伯魚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為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棄除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即他書有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槩見則不知舊本為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為八卷他書所訛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大戴禮內與此互詳略者不專注故也其不敢以入焉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為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竢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正德二

年丁卯二月壬寅後學郴陽何孟春子元謹序

孔子家語卷之一

郴陽何孟春 註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下邑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禮記五十異粮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遊）彊弱異任（任力作也）男女別塗（記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無拾遺器不彫僞市不貳價（已上養生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記庶人縣封不封不樹已上送死之節）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居東故云）定公（名宋）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

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定公六年
孔子年四十八乃別五土之性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而物其所生
之宜如高黍下稻之類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
之南季孫氏平子意如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平子不克而出奔三十二年薨于乾侯定公元年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溝焉驚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塞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溝水遶季氏始欲公于墓外使與先公合也謂溝昭公之墓以別於群先公兆域雖因鴛鴦之言不果溝而猶塞之
季桓子平子之子斯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郭已罪即榮駕鴛所謂自雄之意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按此左傳作由司寇時事
司空爲魯大司寇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歸詩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寡公之子
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問不妄設法而不用無
奸民荀子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清脩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楊氏注引家語曰沈猶氏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清奢侈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
喻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儲價云云意其言當在此定公十年事孔子攝行相事
會于夾谷兩君相見曰會夾谷魯地今祝其縣此定公十年事孔子攝行相事
年五十二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
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
禮之器者簡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萊夷國魯襄公六年齊滅
之今黃縣以兵鼓譟劫定公左傳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
有茅子城以兵鼓譟劫定公左傳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

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擂鼓曰謬或作譟讙聲也孔子歷階而
進歷階登階不聚足以公退曰士以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吾兩君
爲好脩和好之會裔夷之俘裔邊塞萊已滅故言俘敢以兵亂之非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中國有禮儀之大故曰夏夷不亂
華中國有服章之美故曰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盟誓
鬼神於德爲愆義愆左傳作愆失也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敖辟喬志俳優侏
儒戲於前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優雜子女爲戲弄者孔子趨進歷階而上
不盡一等不敢登第一級階上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侮公
羊傳史記作惑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

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執筆加誓書上曰齊師出境而不以
兵車三百乘從我者而汝也下同兵車每一乘戍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
十二人干戈備具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音旋無還魯大夫對曰
而不返我汶陽之田汶水魯齊北境水北曰陽吾以供命者亦如
之是時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潔故畧不書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
梁丘據據景公壁臣子猶曰齊魯之故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
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犧尊象尊爲牛
象形背上負尊皆酒器禮列於朝廷宗廟不可出國門嘉樂不野合野合謂于原野合奏
也或云如野哭之野言亂不以理也享而既具具犧象嘉樂是棄禮也若其
不具是用粃粺也粃穀不成者粺草似穀者用粃粺君辱棄禮名

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史記有司對齊侯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惲之則謝以實於是乃歸所侵魯之邑田以謝過也四邑考春秋傳及史記只三邑鄆讙龜陰也今蛇丘縣有讙亭博縣有龜山並鄆皆在汶北豈併汶而言之乎山北曰陽已上左傳同汶陽之田齊地與鄆讙龜陰魯邑無干左傳言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而不及汶陽其後司馬遷杜預諸家遂以鄆讙龜陰爲汶陽之田朱子嘗辯之春按家語此處言之自明白矣而朱亦及引證朱又謂田之來歸於君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是春秋自書其功也王氏廉曰不然當時實有此事春秋惡得不書書之爲魯史非自爲功也避嫌之事賢者不爲況聖人乎穀梁傳煩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孔子言於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邑無百雉之城公羊傳注雉凡二百尺百雉凡二萬尺周十一里二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邑固無百雉也今三家過制三家孟叔季氏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三家之邑郈費成也公羊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爲乎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叔孫不得意於季

氏叔孫輒因費音秘宰公山弗擾左傳作不紐率費人以襲魯季氏將墮費叔孫輒不得志於季氏故因費宰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費邑季氏宮登武子之臺武子季孫宿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音劬須樂頎勤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音敗左傳國人逐之敗諸姑蔑輒與弗擾奔齊春按論語公山不紐以費叛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爲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孔子墮費時豈有費叛如此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尊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紐召孔子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爲得其實而此所云與左傳所載妄矣遂墮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據左傳叔孫氏先墮郈至是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此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君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是成猶未墮也居無幾齊魄女樂而孔子行矣使父其位於成必有以處之惜哉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聽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少正宮卯名戮之於兩觀之下劉向說苑作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觀門闕兩觀在門兩傍懸國家之典章以示人處也尸於朝三日陳尸於朝大夫故也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

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名爲衆所聞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荀卿子作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說苑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天下有大惡者五荀作人有大惡者五劉作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逆荀作達劉作辨二曰行辟而堅辟讀如僻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醜謂異怪之事記醜王制作學非劉作志愚五曰順非而澤順意爲非又能潤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掫側鳩切徒成黨掫聚也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文飾褒揚眩耀衆人也荀作飾邪營衆營讀如熒言惑衆也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彊剛悛禦抗也返是以非爲是獨立人不能傾之也惬徒成黨飾褒榮衆返是獨立是其有五者之驗也五者皆有辨智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其僞而已足以致此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君子之所以必誅此人不爲其逆僻僞醜非而深恨其險堅辯博澤也險堅辯博澤所以濟其逆僻僞醜非者小人挾才爲惡而能成黨榮衆獨立惡無所不至矣故曰人之奸雄荀作此小人之菜雄也不可不誅也夫殷湯誅尹諧一作蠋沐文王誅潘正尹諧潘正事未聞周公誅管叔管叔鮮蔡叔度與武庚作亂周公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太公誅華士韓非子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喬華昆仕昆三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魯聞之急傳問曰二子賢者今日嚮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友也耕食掘飲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君之所以使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也管仲誅付里乙

子產誅鄧析史付列子鄭鄧析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付里乙史付事未聞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詩邶風柏舟篇悄悄憂貌慍怒也小人成群斯足憂矣已上荀子同說苑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貞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乙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之謂矣朱子曰少正卯事論語不載思孟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家語所具豈亦荀之所傳者歟朱子又曰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悉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間不足信如此者多矣○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部禮切執之狴獄解見下執拘也三月不別不辯決其子罪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名斯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爲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即殺無道以就有道意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荀作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有以告孔子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荀作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以孝荀作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刑當其罪曰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音岸不治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不可刑也

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三軍大敗由訓練不精獄犴不治由法令不當夫慢令謹誅賊也謹嚴也賊害也徵斂無時暴也苟作令不教而責成功雷也政無此三者苟作已此暴也無時不試責成苟作不教而責成功雷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即就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慎同順書康誥篇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敎惟刑敎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未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服行也先自行然後教人而猶不可民不從令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苟作廢不能以罰之罰盡也謂黜削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出威令使之畏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子卽以正孰敢不正三年其有成矣苟作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慕之若不可慕之罰之若不能以罰之罰盡也謂黜削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出威令使之畏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治古之政臨事接民而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終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變應寬裕而多容年與之終已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法是知罪也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詩小雅南山篇氐本毗也民不迷則遠罪戾矣輔是以威厲而不試但抗其威刑錯而不用錯與措同置也如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教令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岸崖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則陵遲故也任負

車任重之車也遲慢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陁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竪子馮音憑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然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篇言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也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小雅鴛鴦篇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夫子嘗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君子之治小人其辱知此哉已上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儆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幸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聳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睹焉而聞之使民心聊焉而見之使民耳睹焉而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潛然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矣也亦可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警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以後欲馬之退則不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斁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避席再拜曰濮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

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說苑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雪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春按孔子爲司寇時季桓子在位此章季孫則斯是也哀公三年季孫斯卒康子始即位而韓詩與說苑俱作康子誤矣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文飾衣有文飾者也容璣史作康樂舞曲名也文馬四十文飾其馬十乘史作三十駟以遺魯君史孔子行相事既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併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嗟夫天使夫子得遂於魯所謂吾其東周矣豈曰霸哉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高門城門名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周徧道路遊行因出觀女樂若不爲專往者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祭天若致膰於大夫膰祭肉是則未廢其常猶有常禮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

不聽國政（論語三日不朝）郊（孔子從而祭）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不脫冕而行孟子謂欲以微罪去也）宿乎屯（在魯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謁請謁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言仕不遇故且如此）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歷聘紀年孔子行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彼蒼何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間蔽不知賢者金紀逝邁一身將老遂適衛也）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所今切）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唯此之言是聞）至於君子之言者希（希少）於乎吾以王言之（以王者之道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摳挈也）負席而立（負倚也）有頃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行道而有得於心然後尊）非道德不明（以德而見於行然後明明德尊道非二事也）是故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守國守天下）三至行然後可以

征征伐之事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音遙尚書大傳古天子必有四鄰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說苑伊尹曰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政之不中君之患也君出政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臣行令若乃什一而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山澤所產之物取之雖有時然與民共其利孟子所謂澤梁無禁也關譏市廛皆不收賦關境上廛市宅關但察其往來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其物之稅市但賦其市地之廛而不稅其貨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取民有制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大學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樂施則下益寬寬裕上親賢則下擇友知善可好上好德則下不隱樂仕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知恥守節一有廉恥之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躬行以率之七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民不犯罪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
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士可得而知諸侯皆知
天下之君可得而知而來王
欲耕於其野商賈欲藏於其市行旅欲出於其途
天下之民可得而用耕者
立於朝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周禮大司徒以鄉三
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
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鄉老及鄉大夫群
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
天府此所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也既知其名又知
其實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
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其秀者以
天下之爵以尊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
告于王而升諸大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
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是以又知其實也然後因
爵之者或以爲士爲大夫而進至於
卿也而曰天下者爵爲公爵也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小德役
大德小
賢役大賢不見其有讓之迹也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位定然
後祿之
祿之者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是
也而曰天下者祿爲公祿也此之謂至賞不費而
天下之士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不見其有費之迹也如此則天下名譽
興焉天下皆歸其善而
形於歌頌之間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
民和樂以和民心和則歌頌形不和則怨讟
起天下名譽興焉民心和也
於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耶傳曰有聲之聲不
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者其此之謂與曾子曰
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堯舜禹湯文
武之爲君其
能如是乎參不足以知之

大昏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定公子名蔣）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惠德猶幸也記作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固如固陋之固敢猶言豈敢一曰臣固不敢）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記作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論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記作嚚）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公曰寡人雖無事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禮以節之使愛有差等）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政在愛人愛人以禮禮主於敬而大昏爲敬之至也夫子言爲政而及大昏者夫婦人道之始閨門王化有所錯所以行三者之道其序然也刑于寡妻而後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所以爲政之序未有不自夫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是本有義而後父子之所在也）大昏至矣敬而至於大昏其至矣（既爲敬之至故天子諸侯之尊必冕而親迎焉冕疑即三加之冠緇布冠皮弁爵弁也古者上下得通用之義見後）親迎也（記無此句）親之也親之也者敬之至也（記作親之也夫親迎本以親之也而必冕而親迎於親之中有敬存焉是親之也者敬之至也）是故君子以敬爲親（以記作興）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

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親迎親之愛也而必冕焉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又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可勝用而敬至於無所敢慢矣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句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此自天子諸侯言之也爲之主者以后夫人言之祭祀宗廟君爲外主后夫人爲內主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而以宗伯攝鬱是亦爲之主也愚意以繼先聖之後之言觀之以爲嗣子而言亦通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又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即此謂也故下文繼曰大昏萬世之嗣也又曰子者親之後也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固陋也寡人欲問而不得其辭無能設問請少進教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

何謂已重焉天地化醇男女構精其理一也知萬世之嗣爲重則知親迎之禮不爲重矣記君何謂已重焉下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云云又孔子遂言曰內以政必敬妻子也妻必冕而親迎於作階蓋有道焉記無蓋馬二字妻子則冠於阼階蓋有道焉記無蓋馬二字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爲親代主於內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爲親傳後於下言主與後而先之曰親者見不爲已而吾親當重也無主則內所以奉吾親者必疎無後則下所以繼吾親者不遠此所以不敢不敬也君子無不敬也敬天下之本在國之本在家家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身者妻子之本在身身者妻子之本是親之枝也故敬身不能爲大不言妻子之本而言親之枝重在親也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自妻子言則本在身自身本言則枝在妻子矣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

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皆推已以及人也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愾猶暨也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此即前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謂也已上並見記哀公問篇此下公曰敢問何爲敬身云云而此無之孔衍所謂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取孔子家語以裨益之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源而存其末者也後同此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衛靈公時冉求言於季孫斯之子康子肥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已國有賢人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從之史記冉有爲季氏宰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於軍旅學之乎注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即此事也時哀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阼東階西升堂立侍公曰記之篇首作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孔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逢猶大也肘掖之處裁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緇布冠章製寬大大袂禪衣也明也所以表明丈夫也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逢掖魯衣章甫宋冠皆因其俗丘未知其爲儒服也記作丘不知儒服言服非所重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物猶事也悉數

之乃留更僕臣之擯相者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所以籍物珍自貴也夙夜强學以待問學博而後可應人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衣冠中動作愼云云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求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二求字記作祈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記無情字此下儒有委之以貨財云云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不可劫不可迫故可殺不可辱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淫侈溽厚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尚氣好勝先儒謂於義理未全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甲鎧冑兜鍪干櫓小楯大楯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外侮已禦內志已定何物能凂我哉其自守有如此者守記作立此下儒有一畝之宮云云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之以和爲貴以用也即論語句忠信之美優游之法忠信之美禮優游之法和也本一作禮必以和優游以法優游和貌法禮法嚴而泰和而節也慕賢而容衆慕知所親容無所拒毀方而瓦合陶瓦其初則圓析而四之則方毀其圓而方合其方復圓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辟與避同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課其功累其事績効顯著而後推而進達之

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聞善儒有澡身浴德陳言以相告也云云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正已格君不顯其諫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諫雖有跡事非求名不臨深以爲高不加少以爲多任其自然不矯飾世治不輕世亂不沮隨其所遇不輕進止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上不臣天子云其言儒之異視此爲詳凡十有七條程子以爲非孔子之言安定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爲其文章與荀卿相類

孔子家語卷之一終

孔子家語卷之二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問禮之大者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尊稱重也孔子曰丘小人也記作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公一君作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記作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記無則字下同民生禮爲大於天地節事者事天地之神必禮以爲之儀節也天曰神地曰祇言神以該祇也祭也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禮以正名分之嚴者外自君始君臣而下又各自有上下

郴陽何孟春註

上下之中又各自有長幼之禮而後辨其位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昏姻親族疏數遠音潮之交也禮以順人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有男女然後有父子兄弟婦黨曰昏婚黨曰姻皆由男女有之親族由父子兄弟昏姻有之問見曰跪磕見曰數自親族言也必是故君子以此為之尊敬為之尊敬記作君子以此禮以別其交指禮而言尊敬之者禮為大也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教順者教之順而行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下有行耳無所彊也已上見記哀公問篇教百姓不廢其會云夫禮初也始於飲食記作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飲食初始也始猶起也飲食之人之欲也飲食人之大欲也故禮亦緣此而始此推禮之所由起也人莫不飲食也禮固百姓之所能也太古之時其燔黍捭豚以黍米加於燒石之上燔之擘記作押擘折豚肉亦加於燒石上捭地為坎盛水以手掬飲也汙尊而抔飲抔而食也汙鑿地為尊浮而土鼓東草為槌擊土為鼓猶可以致其誠而猶可以致敬於鬼神記作猶若可以致其誠敬於鬼神凡此簡陋記此下及其死也升屋而號云云昔之王者一作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營地為窟土處避寒也夏則居橧巢記作增巢柴薪為巢橧木處避暑也有柴曰增在樹曰巢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茹亦食也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猶食之也前言未有絲麻衣其羽皮鳥羽獸皮後聖人有作然後脩火之利以化腥臊此又曰未有火化者燒石非火化也範金合土範記作范鑄器之範以木曰摸以竹曰筴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摸以竹曰筴金鑄金器也合土為陶器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煞炮毛而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煑於火上曰烹實以物曰室半門曰戶穿壁曰牖宮宮中者曰宮宮之中又各自有長幼之禮而後辨其位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昏姻親族疏數遠音潮之交也禮以順人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有男女然後有父子兄弟婦黨曰昏婚黨曰姻皆由男女有之親族由父子兄弟昏姻有之問見曰跪磕見曰數自親族言也必是故君子以此為之尊敬為之尊敬記作君子以此禮以別其交指禮而言尊敬之者禮為大也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禮無順字非人難行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教順者教之順而行耳無所彊也已上見記哀公問篇教百姓下有不廢其會云夫禮初也始於飲食飲食初始也始猶起也飲食之人之欲也飲食人之大欲也故禮亦緣此而始此推禮之所由起也人莫不飲食也禮固百姓之所能也太古之時其燔黍捭豚以黍米加於燒石之上燔之擘記作押擘折豚肉亦加於燒石上捭地為坎盛水以手掬飲也汙尊而抔飲抔而食也汙鑿地為尊浮而土鼓東草為槌擊土為鼓猶可以致其誠而猶可以致敬於鬼神記作猶若可以致其誠敬於鬼神凡此簡陋記此下及其死也升屋而號云云昔之王者一作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營地為窟土處避寒也夏則居橧巢記作增巢柴薪為巢橧木處避暑也有柴曰增在樹曰巢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茹亦食也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猶食之也前言未有絲麻衣其羽皮鳥羽獸皮後聖人有作然後脩火之利以化腥臊此又曰未有火化者燒石非火化也範金合土範記作范鑄器之範以木曰摸以竹曰筴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摸以竹曰筴金鑄金器也合土為陶器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煞炮毛而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煑於火上曰烹實以物曰室半門曰戶穿壁曰牖宮宮中者曰宮宮之中又各自有長幼之禮而後辨其位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昏姻親族疏數遠音潮之交也禮以順人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有男女然後有父子兄弟婦黨曰昏婚黨曰姻皆由男女有之親族由父子兄弟昏姻有之問見曰跪磕見曰數自親族言也必是故君子以此為之尊敬為之尊敬記作君子以此禮以別其交指禮而言尊敬之者禮為大也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禮無順字非人難行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教順者教之順而行耳無所彊也已上見記哀公問篇教百姓下有不廢其會云夫禮初也始於飲食飲食初始也始猶起也飲食之人之欲也飲食人之大欲也故禮亦緣此而始此推禮之所由起也人莫不飲食也禮固百姓之所能也太古之時其燔黍捭豚以黍米加於燒石之上燔之擘記作押擘折豚肉亦加於燒石上捭地為坎盛水以手掬飲也汙尊而抔飲抔而食也汙鑿地為尊浮而土

宿酒酪酷也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治練染之類麻成曰布絲成曰帛以上百工之事而歸於聖人周禮所謂皆聖人之作者是也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先祖禮始諸飲食聖人因人之大欲知禮之可興也開物利用以教天下事事爲之節文使生死兩遂幽明無憾而禮其復有不備者乎記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云云與其先祖以正君臣有以備朝廷之禮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以備邦家之禮記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云云此禮之大成也成猶備也自是天地之神得以節事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以辨男女父子兄弟昏姻親族疏數之交自是而有以別也故曰此禮之大成非始諸飲食簡陋者可比此君子之所爲尊敬而教順百姓也禮爲大矣已上並見記禮運篇孔子告言偃之言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古者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之何取之荀子作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邪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志記識也居今之俗服古之服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也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絇王肅云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大帶也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絻與冕同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葷菜蔥薤之屬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

斬衰喪服斬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爲之鄭玄云上曰衰下廣袤當心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菅菲也此言服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占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儀等也言人有五等也或曰觀其儀法有五者非有庸人有士人荀無此人字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荀作大聖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畢盡也公曰敢問何謂庸人荀作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事無遠慮不克有終規戒也口不吐訓格之言訓古訓格法也不擇賢以託其身游不擇士而無可宗之人不力行以自定行不遵道以求歸宿之地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瞢於其事遂至失據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奪於外誘不能自還五鑿爲正心從而壞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五鑿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鼻欲嗅口欲味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爲正也此則庸人也此節荀作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公曰善何謂士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立心而有所定知所務矣計有所守定計而有所守知所執矣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循也道術之本不能盡而有道之可率心有所定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百善之美不能備而有善之可處計有所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子路有聞

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是也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事而已矣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卑一作貧此則士人也荀作此則可謂士矣公曰何謂君子荀作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忠信告人人不我報而心不怨怨荀作德謂不自以爲德亦通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矜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不專尚言辭也專荀作爭篤行信道自彊不息篤敬信見之眞彊勉息怠止也油然如將可及者油然不進貌油一本作猶舒遲之貌將可及如有所立之地也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閑界限規所以爲圓繩所以爲直也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不傷傳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也荀作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則天下無宛音苑財宛蘊蓄也施則天下不病貧富則爲德惠而天下化之無宛私財施則其德普而天下賴之不病獨貧也荀子作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此則賢者也荀作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公曰何謂聖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陰闔陽開天施地生變通無方窮而變變而通與時惜行而獨契機之先窮萬事之始終膠膠肫肫至不可循者而克摠要之協庶品之

自然易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事也明並日月濬哲之德日重光月重明化行若神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下民不知其德如康衢之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力何有於我哉此則聖人也此節荀作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摠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辨如此則可謂大聖矣公曰善哉荀作哀公曰善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荀哀公曰善其章盡矣其下爲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章章盡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則是別一章也劉向說苑起章同荀而此獨合之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謙不敢對也荀作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荀作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說苑未嘗知危也下孔子辭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接下云云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一作棟俯察机筵俯察荀作俛見周禮諸侯祭祀玉彫九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荀作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荀作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君昧爽夙興昧闇也爽明也謂初曉尚暗之時也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荀作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荀作則憂

將焉而不至矣宋太祖嘗龍朝不樂久之左右問故曰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其知亂亡之端者與君日出聽政至于中冥去聲諸侯子孫去國而來仕者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荀作君平明而聽朝日晏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荀作則勞將焉而不至矣此言諸侯子孫其生無異於公以戒公若不脩德亦將有奔亡之勞也君緬然長思緬遠也緬然即悠然意出於四門國四門周章遠望周章即徘徊意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荀作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必有數蓋焉劉向新序作亡國之虛列必有數者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荀作則懼將焉而不至矣夫荀作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荀作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荀作則危將焉而不至矣說苑同荀荀於此章盡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制治保邦在於敬身用人而已說苑荀章盡下有曰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說苑作吾欲小則守大則攻謂國小而能自守大則能攻人也或以大則攻是大國或來攻我語意不通其道如何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說苑作民之衆皆君之蓄也君將誰攻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畔去如各有所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說苑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說苑作以爲民惠也王政山林川澤皆以時入

而不禁關譏市廛而不收其稅後世不能行矣哀公感夫子之言求所以親民之道遂乃廢禁弛稅以惠百姓亦可謂善聽言者然終不能久也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說苑作北遊東上農山山在魯地按韓詩外傳作景山又作戒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今本無此二句按致思字乃此篇首名何可失去故從藝文類聚增入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兵車旗幟皆插羽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繽紛冗亂貌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說苑由且舉矢而擊之必也旌地千里攘猶辟也搴旗執馘搴取也不服者殺而獻其首曰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模朗切瀁余掌切之野莽養空曠貌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尚縞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對曰回聞薰猶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說苑顏淵曰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

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不深鑿鑄劒戟以爲農器戟有枝兵也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說苑作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選猶擇也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說苑作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韓詩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使志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障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緩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也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又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于戎山之上云云茲不錄

○季羔爲衛之士師刑官曰士其長曰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左傳衛靈公子蒯聵耻其母南子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公薨夫人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魯哀十六年晉納蒯聵自戚入于衛季羔逃之走郭門說苑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

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地道以潛行者缺竇非正路君子不踰不隧惡其近盜竊也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古人凡在下者對貴者言皆謙稱臣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傾側示之也先後爲之地使知法令可進却也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說苑天生仁人之心固當然也此臣之所以悅君也悅說苑作脫使脫難也韓非子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柰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思猶存也加嚴暴則樹怨說苑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春按此在魯聞之之言也韓非子載子皐事謂其時孔子相衛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門出此妄也孔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至是六年矣其夏孔子卒○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

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一作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說苑同）○子路爲蒲宰（蒲衛邑）爲水備與其民脩溝洫（說苑作春時古者治野十夫有溝百夫有洫溝深廣各四尺洫倍之）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簞竹器食飯漿米汁也）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藏穀物曰倉倉有屋曰廩）以賑之（一作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餽之（私食）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也（說苑作是汝不明君之惠而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說苑同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拂然怨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知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飡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

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走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藜蒺藜藿豆葉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釜十曰鍾累絪而坐列鼎而食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食器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說苑此下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或問抑奸在斷而已必曰溫者使彼不得乘吾喜怒而加害也司馬史記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說苑同如此加之加猶治也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一作報有子而求其報一作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荀作聽令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荀作士能明此則可以端身矣明三恕之本謂求諸身而忠吾君而孝吾親而敬吾兄也端身正己也己正而正人不爲過矣大學所求乎身不恕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察一作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大戴禮少不諷誦壯不論議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其言可儆學者有而不施貧無與也無所往託說苑東間子嘗富貴而後乞人人問之東間子曰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嘗富三千萬而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是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苟無三其三務字說苑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桓公名軌有欹器焉傾欹易覆之器韓詩并說苑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太平御覽引家語亦然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爲是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可置於坐右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淮南子作宥危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危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以戒滿也故常置於坐側孔子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說苑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乃注之水韓詩并說苑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中則正滿則覆荀作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振動也荀作撫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

謙說苑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彊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文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謙德也與此意同

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之韓詩損之有道乎下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彊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彊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挹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說苑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惟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而終故益淮南子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彊毅守之以畏富有

責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然違哀公之意故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荀作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爭讀若諍七人公四輔也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三卿內史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家相室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荀子曰不識也下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注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可從不從則非孝臣子不可從而從陷君父矣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愼行之則謂之孝之貞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者是也孝經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烏得爲孝乎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尚書大傳作成王問周公之言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公不問舜德而問其冠也與儒服問同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若天地四時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鳥獸會人無害之心見人不驚郊野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者是爲馴順之德記鳳凰麒麟皆在徒以冠而已則古之衣上有冒而句領者何足改觀於天下後世哉苟子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也其政好生而

惡敎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又太平御覽引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於子而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爲君好生惡殺任能援賢君舍此不遵而冠是問是以不卽對也○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劒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劒自衛乎說苑子路特劒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無所事劒矣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知見知也說苑作聞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也結何待劒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敎矣史記子路性鄙好勇立志伉直冠雄鷄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此蓋初見時○楚恭王名審出遊亡烏嘆之弓說苑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烏嘆弓名世傳黃帝騎龍上天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弓抱其弓而號後世遂名弓曰烏號此蓋因弓之名而妄實以事不足據也而風俗通又有說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枝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著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之爲弓因以烏號名耳可笑公孫龍子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繁弱忘歸亦弓矢名也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王一作人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言楚猶有私於其國言人則天下無擇矣公孫子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劉向曰仲尼所謂大公也已上說苑同或問人有言王亡其弓人而勿求可不可也荀子曰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

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焉乎變言如是則何所不至矣春以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老聃氏之徒之言也○虞芮二國虞在河東大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吾聞西伯之仁也周文王盍往質之質正也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嗟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史記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抵取辱耳遂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說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之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及孔子曰大哉文王之德也焉乎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以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亦獨處一室釐與嫠同夜暴風雨至釐婦之室壞趨而託焉謂魯人閉户而不納釐婦自牆與之言曰子何不仁乎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納也禮嫂之子非有見爲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而況身近之乎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以體覆胃曰嫗不建門名國人不稱其亂

史柳下惠遠行歸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子來同宿時天洎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于膝以衣裹之比曉而女子不動魯人曰柳下惠之德著矣其守定矣非惠不可此魯人之有貞不可也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詩國風關雎首篇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雎鳩生有定偶偶常並遊擊而有別鹿鳴詩小雅鹿鳴首篇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也雌雄有別得食相呼即義道所在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孟子謂詩以得之夫詩之託物博矣鳴鳩鳴鹿言均一也羔羊取純潔意逆志是爲也魏冀不著殺也鴈鳧在深得所止也桑扈竊丈夫之文章蓄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瞻以芍藥貽我握椒芳香之物也馬得護草言采其蝨憂思之深也拚棫樸之義也鳳凰于飛雛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莫不有道義之可稱焉夫子獨舉關雎麟鳴而言即風雅之首篇以槩其餘耳世有徵一事察一辭審一技者可曲說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孔子家語卷之二終

孔子家語卷之三

觀周第十一

郴陽何孟春 註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周守藏室之史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歷聘紀年孔子三十四歲至周後適齊當七年又去適周考史記不同孔子初適周在魯昭二十四年再適周二十九年孔子年三十九矣先孟僖子將卒囑南宮敬叔并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之後二子請命於昭公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來師孔子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子將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子車一乘馬二匹及侍御者敬叔與孔子俱適周也問禮於老聃史記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今

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殆即當時在周所問之禮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之老聃即夫子所問之人舍比人則同時者更有何老聃而知禮耶訪樂於萇弘按紀年夫子詩樂在問禮之前孔叢子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治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歷郊社之所祭天地處考明堂之則朝諸侯處察廟朝之度宗廟朝廷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紀年孔子年四十歲與史記不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已爲人臣者毋以有已不敢有其身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淮南子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以此言考之其信然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扆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故曰斧扆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幼而踐阼周公相之故抱以負斧扆也王應麟曰有周盛時褒賞功德或藏在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乃繪象于明堂之牖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

配前人褒崇勸奬之道於是爲至然則漢唐圖畫毀閟之事亦不爲無本矣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其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說苑作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后稷之廟卽太廟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鑄金爲人磨堲堅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誡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恐多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然則后稷之廟孔子之所見者殆卽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安必有危樂極生哀無行所悔所悔之事前車覆也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說苑作天妖伺人伺察也熒熒一作焆焆不滅炎炎若何消消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說苑作青青不伐將尋斧柯物皆自微至著積小成大人之愆禍何以異此數句誠能愼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彊梁者不得其死老子書載此句又說苑作青青不伐將尋斧柯物皆自微至著積小成大人之愆禍何以異此數句誠能愼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彊梁者不得其死老子書載此句又曰堅彊者死之徒好勝者必遇其敵其事好還故持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被盜之主或惡之有道者不處也有言則不利於盜故盜憎主人爲民上者必有以敎乎民而民不能以盡從也故民怨其上左傳伯宗妻戒伯宗亦有是言豈習聞之與說苑作盜怨主人害其貴夫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多藏必厚亡也久矣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上說苑作蓋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老子謂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欲上欲先之心視此爲私矣溫恭慎德使人慕之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處衆人之所惡衆人皆有餘而獨我若遺內藏我智不示人技和其光同其塵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谷人察察我獨悶悶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誰[illegible]石爲尊果注長於百川以爲百谷王者以其故君子居則貴左天

道無親而能下人一作常與善人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戒之哉按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畧之書猶存金人銘王應麟謂卽黃帝六篇之一也今未之見不知與此文同異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音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說苑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按此銘大都與老子書合今採註于下抑以見周柱史之言不爲無本而其可取者於此盡矣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記將軍文子注彌牟也春按左傳乃才芳也彌牟以父字爲南氏才芳始爲將軍氏皆公子郢之子豈以謚同故相紊與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說告語也觀

多藏必厚亡也久矣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上說苑作蓋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老子謂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欲上欲先之心視此爲私矣溫恭愼德使人慕之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處衆人之所惡衆人皆有餘而獨我若遺內藏我智不示人技和其光同其塵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谷人察察我獨悶悶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誰能於此孰爲此者江海雖左地道以右爲尊而江海東注長於百川以其卑也老子書亦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故君子居則貴左天道無親而能下人一作常與善人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戒之哉按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畧之書猶存金人銘王應麟謂卽黃帝六篇之一也今未之見不知與此文同異孔子旣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音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說苑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按此銘大都與老子書合今採註于下抑以見周柱史之言不爲無本而其可取者於此盡矣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記將軍文子注彌牟也春按左傳乃才芳也彌牟以父字爲南氏才芳始爲將軍氏皆公子郢之子豈以謚同故相紊與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說告語也觀

之以禮樂觀示也然後成之以文德成如成人之成所謂文即詩書禮樂所謂德即孝弟仁義孝弟仁義克盡而德成矣文則不止於詩書禮樂也記有之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也子思述孔子之學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其言同此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聞其行去聲下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諷誦古訓崇尚儀文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在貧如爲客時不以貧自累也使其臣如借使其臣如所借之人不以貴自居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三者皆有德有量之事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彊禦不侮矜寡矜與鰥同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子路好勇雖學於聖人之門而氣質未盡變也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藝有六禮樂射御書數省記也物猶事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人德之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已能者可以不忘而未能者可以有得也子貢以冉求之行本孔子此言之教故併述之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朝聘會同必有擯相者將命其間擯猶助也篤雅而有節齊莊能肅是其篤雅志通好禮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論語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其德

敢言於人無所不信其驕人也常以浩浩浩之氣孟子記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彼以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伐故不侮於人不喜故不佚於已是以不傲無告傲猶簪也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不伐不喜其不弊百姓則仁也不敝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下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若截焉截然各有其體是卜商之行也先成其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先事而慮及其至則已有成筭也故動則不妄是言

徧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獨居無行但思仁公言則見於事義以制事也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圭端上圓下方有爵者所執玷缺類也是宮紹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異衆之士論語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自見孔子出入於户未嘗越屨所履之迹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行必正故也啓蟄不殺蟄藏也啓蟄謂昆蟲之蟲始振方長不折方長謂草木動始出謂之萌淫長謂之芽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記高柴執喪君子以爲難王充論衡謂未嘗見齒不言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春曰不然見齒蓋謂笑也經傳未有以言爲見齒者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

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訊問也賜也固不足以知賢唯聖知聖唯賢知賢此賜謙也宋太平御覽載家語孔子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云云至是高柴之行也下繼之曰不念舊惡蓋伯夷之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之足以治無道其默之足以出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亡直已而不直人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終貧去怨輕賤不道蓋柳下惠之行也君有道則從命無道則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此既非文子所問於子貢而專論弟子行者既以爲孔子之言而夷齊輩乃序於諸弟子之後何也比得大戴禮觀之乃知是孔子以告子貢者戴禮實取家語成書家語顧闕畧焉滅源存末此之謂矣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抑有衛靈公乎靈公名元公曰何也孔子曰公子渠牟靈公弟公孫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說苑有士曰王林者國有賢人必進之王林人姓名也而此曰林國者則林姓而國名矣自下文慶足文法觀之說苑爲是此殆後人因林國上下字脫誤而遷就之耳無不達也不能達而退與分其祿足以無游放之士達者得政窮者得養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不濟也無事則退而容賢退避賢路容賢人之在朝也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曰史鰌鰌字子魚以道去衛道不合而去而靈公郊舍三日國外曰郊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君道莫大於用賢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

內姑姊妹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又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分與其祿而靈公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最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鮑叔名牙管夷吾字仲鄭無子產乎公孫僑字子產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敬事君子貢曰進賢爲賢哉子曰然乎盡已之職已進賢爲賢乎以人事君子貢曰進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左傳莊公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子糾之難管仲請囚鮑叔受而脫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子皮達子產達同進襄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乃發從兄弟子皮以爲忠而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賢已賢於子貢問大臣子貢曰吾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未聞管仲之賢義也有此三者又有加焉○顏淵問於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悔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何以爲身爲猶也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悔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何可以政國爲政國豈特一身者哉說苑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孔子曰何以爲身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何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臨難乃謀不亦鄙乎○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
子曰治國何如
由聞晉范中行氏范昭子士吉射中行文子荀寅
亡何也左傳定十三年范氏中行氏以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荀躒奉晉侯
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哀五年奔齊此所謂亡謂其以亂失位也其死在孔子後死而後智伯滅
韓趙魏共分其地
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
能去也范氏於張柳朔王生中行氏於黃藉秦高彊是已
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
肖者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搆兵於郊鄰敵趙鞅荀躒韓
信魏曼多雖欲無亡豈可得乎說苑同○孔子喟然歎
曰鄉使銅鞮伯華無死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赤字伯華祁奚嘗舉之在孔子
先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
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
道而能下人已之有道則人之道既足以感同類而又能下人善畢集於己記孔子曰國家有
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有此三
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
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本
作若夫有道又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
克也多助之至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大得民也昔者周公居冢
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白屋未受祿命之家也
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史稱周公握髮吐哺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

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哉說苑作夫有道而能下天下之士君子乎哉○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使民有餘力薄稅斂使民有遺利則民富矣得已有敦禮教使民化遠罪戾使民不近刑辟則民壽矣得終天年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因薄稅斂而發說苑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則寡人貧者也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此意矣說苑同

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泂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呂氏春秋愷大也悌長也德大且長者則爲民父母也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此意矣說苑同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說苑作景公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說苑作哀公夫子曰政在說近而來遠論語說遠者來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論語近者說遠者來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異端乎異端猶言他道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說苑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五官伎樂不懈於時齊多女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千當作百謂以大夫之業地賜人也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叔季之侯之賓距絕也諸侯之賓自他國來而求仕者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

臣夫荊楚國荊蠻之地其地廣而都狹（十邑為都）民有離心（地廣故也）莫安其居（都狹故也）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不云乎相（詩小雅巧言之篇）亂茂資曾莫惠我師（詩大雅板之篇）亂者（相息浪切蔑與滅同沒也資如資斧之資惠順師衆也）此傷奪侈不節以為亂也匪其正共（音恭）惟王之卬（詩小雅巧言之篇卬病也言盜言之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此為王之病而已）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亂離斯瘼矣其適歸（詩小雅四月之篇作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爰蓋爰之誤也瘼病矣何適之也）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為亂之病各有所在則已亂之藥各有所施也詩說苑序問政引詩先後不同然辭意則一韓子載此以諭臣為選賢而黜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道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非之謂也）

知下欲立禁而行誅也禁制民欲以益已之奢淫是割股肉而實腹也臣之欺弊不有以飾之而果於一旦之法是剖膜而剔癰也民去我矣不為之所而刑以從事是舉杖而呼鉤張弓而祝鳥也其有濟乎（而非敢持其說與夫子辯甚哉小人之無忌憚也其死於秦獄晚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晏平仲名嬰）可謂至矣（謂敬之至矣）敢問夫子所以與之者（與猶取也）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於民為惠主（惠民之主論語子產惠人也又左傳古之遺愛也）於學為博物（左傳子產聘晉言晉侯之疾晉侯聞晏子之曰博物君子也）於君為忠臣（史晏平仲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不語及之則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是也）而行為敬（敏論語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記晏子可謂知禮也矣恭敬之有焉）故吾皆以兄事之（史孔子之所嚴事者是也或問子產晏子孰優荀子謂子家駒曰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

產惠人也不如管仲○孔子謂宓音密通作虙又音伏子賤曰子治單父音甫單父魯邑今山東單縣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說苑作其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使民之有老父弱子者得以卹事俯育恤諸孤諸孤謂鰥寡孤獨言恤之使皆得所而哀喪紀紀事也哀之親者弔賻疏者含襚孔子曰善句小節也小民附矣附歸附也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上行而下效也友所以輔仁故曰教學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聽猶治也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孟子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神明之主也書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說苑作其與堯舜繼矣韓詩子賤治單父附其民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賑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民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孝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所爲者小也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子貢爲信陽宰信陽春秋楚地今河南屬郡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之時說苑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

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說苑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賜爾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爲已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爲已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說苑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若已有善則必不匿言人之惡莫若廉廉平之守執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蔽賢不祥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小人薄德內不相訓而外相謗此怨之所由生也利民樹德侵民樹怨治官莫若平治一作臨臨財若已受之若已受惡則必不揚故君子無所不慎焉說苑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於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〇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時御爲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易治也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能節民力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繕作甚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能裕民財故其民不偷也詩

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諸下胥吏之屬此其明察以斷
敏於政事論語子路無宿諾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
善庸盡其美乎韓詩外傳同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時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嗟
暴哉國乎從者曰夫子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糟
哉國乎從者曰夫子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糟
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
崇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亟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
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亟也吾
亟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
以知其國之亂也善觀人國者知延陵季子之所以
識晉者則知吾夫子之所以歟子路者矣有民社之
寄者欲善其政亦可思過半矣○楚昭王渡江昭王名壬江中有物大如
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怍之問群臣莫能
識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萍草實之實可剖而
食之吉祥也唯霸者國語霸把也把持也諸侯之權曰霸為能獲焉王
食之大美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大矣下一本作又遣使問
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國在西都今華州北有古鄭城過乎陳之
野陳國今河南陳州聞童謠徒歌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
之○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怍
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祥災
異也昔童兒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
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音促治溝渠趣速也
脩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又雨霖水溢泛諸

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說苑楚昭王渡江有扔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怿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唯霸者能獲之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怿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夫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賭物記事即得其應矣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爲君子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易正其本萬事理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孝百行之首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喪與其易也寧戚發先之至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君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太子天下之本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本猶則國隨之生財大道在爲之者疾置本不固置立也無務豐末豐培使大也本不固末雖豐而必覆大學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親戚不悅無務外交先自薄而外交向爲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事無終始不終其事無務多業終不副始業雖多而無成聞記不善荒謬悠之言無務多談書肆說鈴去道遠矣比平聲近不說同悅無務脩遠悠遠近悅而後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大子因論六本而縱言至此皆欲人反本脩邇爲君子也說苑孔子曰行身有六本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莅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

而豐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從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善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脩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子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敎誨以成之養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爲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子以父爲本父以子爲本者榮華稿矣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語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湯武以諤諤昌紂以唯唯亡唯從順之辭桀紂拒諫之故雖不善而人亦莫違也唯一作嘿

夫無爭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夫無爭婦士無爭友而無其過者未之有也說苑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而無失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以爭于君父失之子得之以爭于父兄失之弟得之以爭于兄夫失之婦得之以爭于夫已失之友得之以爭已是以國無危亡之兆而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交得之下說苑作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以得聞過而改之也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詭寄其辭納約自牖之義或作一曰正諫二曰戇諫憎戇其辭無忌諱也三曰降諫卑屈其辭欲遇主于巷也四曰直諫直道而言匪躬之故也或作四曰忠諫五曰諷諫托事以諷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唯度主以行之度君之能容與否當譎則譎可戇則戇降直諷亦然吾從其諷諫矣乎說苑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之而曹羈合禮蘇詢曰伍舉進隱語楚王浮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顧用之之術何如耳○孔子讀易至於損益二卦名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決損之也吾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句道益之謂也所以自損者求益其道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德愈盛而心愈下也夫學者損其自多不自有也以虛受人虛如虛心之虛易咸象辭故能成其滿受人之益老子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博哉天道成而必變成謂成物成而必變未嘗得久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持滿者不能虛受而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何以能久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書帝堯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是

談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迄至也樂爲聲自滿而無極充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湯放桀併誅昆吾氏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是非損益之徵與說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貢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挹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上四句見易豐彖傳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軾軾車前可憑也謂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說苑同淮南子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窶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窶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殘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大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窶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

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匹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搖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覇天下○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此商之所以益賜之所以損也說苑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皆以彼知此也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爲主意同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所藏者亦漸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說苑作君子愼所藏蓋物有相染也惟人亦然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愼也人非獨上智下愚而有不移於所染者乎善惡之有習而成也其在所與處者之善與不善而所染者之當與不當爾

孔子家語卷之三終

孔子家語卷之四

郴陽何孟春　註

辯物第十六

郯音談子朝魯郯今山東屬縣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魯人問公與之冥昭子問焉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少昊姓已名摯黃帝子玄囂以金德王天下號金天氏能脩太昊法故曰少昊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代神農王天下有土德瑞土色黃故曰黃帝以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綠雲氏秋官白雲氏冬官黑雲氏中官黃雲氏炎帝以火炎帝姜氏以火德代共工氏王天下故曰炎帝教民農事又云神農以受命有火德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春官爲大火夏官鶉火秋官西火冬官北火中官中火共工以

水共工名康回以諸侯竊保冀方在神農前太昊後自謂水德以水紀官故爲水師而水名春官爲東水夏官南水秋官西水冬官北水中官中水太昊以龍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伏制犧牛又云伏犧以龍馬負圖出河之瑞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春官爲青龍夏官赤龍秋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黃龍命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爲居龍氏治屋廬混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疏泉源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知天時有道則見故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二分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一名鵙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二至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鵝也鵝同鷃一作鸚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分至啓閉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故爲司徒主教民孝雎鳩氏司馬也雎鳩王雎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兵行列鳴鳩氏司空也鳴鳩鵠鵴也即布穀詩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言食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一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鳥主搏擊故爲司寇主刑擊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本草鶻鵰多鳴埤雅以爲鳴鳩國家營事一年之間無時暫止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尚聚故以鳩爲名五雉爲五工正西方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鷂雉搏埴之工也南方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鷸雉攻皮之工也伊南翬雉飭五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雉夷也夷平也器用利度量正所以均平萬民九扈爲九農正春扈鳩鶻言分循也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芸苗者也秋扈

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巢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賁賁夜爲民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左傳疏竊卽古淺字竊玄淺黑竊藍淺青竊黃淺黃竊丹淺赤則竊脂者淺白也或乃以易竊人脂膏故名者非唶唶賁賁鷃鷃皆以聲音得名扈民使無淫者也扈止淫放也歷正及司徒司寇工農之屬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之言如今之此官也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黃帝孫以國高陽故曰高陽氏代少昊以水德王德不能致遠端而以民事命官以少昊四子重爲木正曰勾芒該爲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爲水正曰玄冥又以共工之子勾龍爲土正黎爲火正曰祀融國語所謂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也孔子聞之時年二十七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職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蓋古語已上左傳並同○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音疽商叔孫武叔州仇也車士將車者子姓鉏商其名採薪於大野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在魯西獲麟焉左傳哀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士子鉏商獲麟焉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覆生虫不踐生草不群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左傳作以賜虞人使人告孔子以爲不祥而復疑之不知其何祥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公羊傳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

馬麟者聖人之瑞夫子傷焉蓋自感也公羊傳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天告夫子將殁之徵故云爾孔叢子載西狩獲麟典有告夫子曰有麕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軀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又家傳稱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綏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孔子後西狩獲麟其綏在焉孔子解綏而自傷也此事出於附會殆未可知雖然麟之爲聖人出則天道昭然有不可誣者

哀公問政第二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木

書策竹書載古聖王之政多矣曰文武者蓋自其近稱之亦憲章之意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文武措天道敏生生物之速地道敏樹言敏生則樹在其中矣而又云爾者植物託于地也人道敏政夫政也者猶蒲盧也蒲盧陸佃作果蠃沈括作蒲蓌自敏樹言之蒲蓌爲是譬之敏生則果蠃亦通坤雅果蠃捷泥作房如拼竹管取桑虫負之七日而化爲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名蒲盧中庸攻也者蒲盧也筆談蒲盧說者以爲果蠃疑不然蒲盧即蒲蓌耳人之爲政猶地之藝蒲蓌遂之而已亦行其所無事也待化以成政在化民民化則政成矣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人之所以體甚大在人心之親切者即道也而曰脩道以仁者道矣仁者人也人之所以能仁則進於道以仁者道爲大仁之用莫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爲大義之用莫大於尊賢親親

之教（教記作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親親仁也尊賢義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禮者政之本也（記作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是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君臣有義）父子也（父子有親）夫婦也（夫婦有別）昆弟也（兄弟有序）朋友之交也（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知此體此強此）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知也）或學而知之（仁也）或困而知之（勇也）及其知之一也（一者誠也）或安而行之（知也）或利而行之（仁也）或勉彊而行之（勇也）及其成功一也（一者誠也誠所以自誠也知之成功一者即所謂所以行之者一也而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故誠亦有誠者誠之者之不同也記此章下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是也已上見記中庸篇此下有子曰好學近乎知云云）○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與魂非二也）（充於四肢百骸爲氣而所以動作則魂也）有魄（魄是精氣之寓于形者）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聚則魂魄相交而生）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氣載魂交魄者也言氣則魂在其中矣言魄則必有形矣氣兼陰陽有聚散鬼神蓋通生死言之此所謂鬼神言人之生者也人生一身有陰有陽陽主運用陰主藏受運用是魂藏受是魄魂陽而魄陰也陽爲神陰爲鬼魂爲神魄爲鬼道書亦曰魂陽神也魄陰神也盛者就其徧而言之者也記鬼之盛也下接合鬼與神教之至也云云）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氣散則魂魄相離而死記作衆生必死）

死必歸土云云形魄歸于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魄下降而魂上升也重濁者下而輕清者上也此所謂鬼神言人之死者也鬼之爲言歸也神之爲言升也魂氣升天而亦曰歸者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自無而有也死而氣散復自有而無也是亦歸之而已矣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形魄歸于地魂氣歸于天則不復合而可與物接矣孝子於何用情於是有享祀焉享之者所以合鬼與神也記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合鬼神也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合鬼神之所致乎享祀之間而如將見之不形魄而形魄不魂氣而魂氣矣孝子之情於是乎盡而聖人之制禮所以爲教之至也記此下接前衆生必死云云是故築爲宮室謂廟宇設爲宗祧宗廟太祖及左昭右穆祧廟昭穆遞遷之主春秋祭祀以別親疏遠邇宗廟親而邇月祭祧廟疏而遠四時祭教民反古復始

吾之前爲古吾所自爲始尊祖親禰所以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宗祧所祭皆吾之所由生也記此下有衆之服自此云云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仁人之德教也說苑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記祭義此在宰我問鬼神前思死者而不欲生欲猶得也思親之死而不得生也而記作如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亦通忌日則必哀記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稱諱則如見親諱親名也生曰名死曰諱稱諱唯當祀時以配享於所尊者有不免焉如見親深有怵于中也祀之忠也盡心祀事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如見親有愛欲其物之色然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啓明時二人詩本謂文武今借以謂二親文王之詩也記注言此詩足以咏文王也敬而致

之敬記作饗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之必樂致記作饗樂樂其當來已至必哀哀其終往記此下有仲尼嘗奉薦而進云云已上見祭義篇而其言語有先後詳略之異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中庸稱武王周公爲達孝而此獨曰文王者孝於文王至矣武王周公則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已非復有加於文王也合記文王世子篇與此所言觀之文王事親死生之際其無遺憾矣哉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東野民名畢莊子作稷御又作馭使馬也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佚與逸同奔也一作迭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校人掌養馬之官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裂兩服入廐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外馬謂外馬擘裂而中馬牽引入廐也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音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回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巧一作工造父周穆王時人以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遊行天下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銜體正矣銜銜與體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調集其馬步驟馳騁中規中矩盡朝廷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求猶責也欲其疾速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

願少進乎回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言必有變此篇荀子所載同劉向新序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云云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而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莊子呂氏春秋則以爲顏闔對莊公之言也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過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馬故曰敗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云云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馬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危爲法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困而身爲勠極也云云此窮其下者之必危也太公陰謀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視此篇言簡而理亦盡矣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愛人爲心則無忮害慘刻之行矣度近智度事而行則知是非邪正之辨矣爲己不重無私有我爲人不輕能待物以厚君子也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辨不惟不能愛而已

佞訐懷詐以爲智不惟無所
恥學而羞不能羞人有學而恥之則媢妬生焉人不
而又羞人之不能也能而羞之則譏評起或曰身恥學問
不惟不爲人而已小人也○顏回謂子路曰力猛
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特力不尚德
勇故箴之夫子嘗曰若由也不
得其死然後卒證孔悝之難○叔孫武叔毀於顏
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論語叔孫武叔毀
仲尼彼于聖人而
尚加毀其
他可知矣顏回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
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記善則稱人過則稱已
則稱已則怨益亡在上者有善尚推之人而惡以
引諸已誠懼夫爭與怨也苟言人之惡言人之往不
取爭而致怨者希矣不取爭而致怨亦不
免於薄德之議矣而何美已正已之有故君子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君子知內省
自脩而已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劒子曰吾
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
乎巽言之子路曰學豈益哉說苑作學亦有益乎子曰人君而無
諫臣則失正無人救正一作政士而無教友相教戒之友則失聽
失所依聽一作德按此章句多叶音作聽爲是御狂馬不釋其策鞭策操弓不
反於檠檠同擎所以正弓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書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能降志以學問於人亦必順成其志而善告
之矣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

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用以射達於犀革達一作通犀牛之革最堅以此言之何學之有說苑又何學爲乎美質自然無所事學子曰栝而羽之栝箭笴羽以揚之使及遠周禮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是也鏃而砥礪之鏃箭刃礪以利之使透物周禮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也其入之不益深乎此學之益也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說苑同○子路將西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行者必以贈君子贈人以言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彊不遠彊所以自立即論語弘毅之謂也任重道遠非彊不能勝之遠或作達亦通不勞無功勞勤功効也無所爲於前則無所冀於後也不忠無親已不能盡心以爲人即人亦不盡心以報已不信無復復踐言也論語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言而不信又何以副其實耶不恭失禮行禮貴恭若傲惰之氣見於四肢雖有節文不爲用矣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說苑同○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克其辯表記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也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當觀其駕車之時相士以居當觀其獨處之時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羽但有其表耳以辭取人則失之宰子子但長於言耳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予於予改是是也史記載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子弟三百人設取與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據史記所載則

子羽形陋而行高所引孔子之言與此言同而意則反矣或問孔子於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難則固然耶韓非子以爲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新辯濫於宰予世主之聽眩於仲尼苟悅其言因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警世主似矣而以仲尼爲眞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相子羽而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矣此術士之嵬談突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謂失之云者欲人知言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亦托諸身驗者言之以教人之意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言又誰爲哉韓非王充之徒殆是癡人前不可與說夢耳魏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仰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天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知善也徒知無益故不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親賢也徒親無益故不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順適斯樂而不溺志故弗驕患之方至思而弗憂豫防宜思而能知命故弗憂孔蔑曰行己乎言行己之道如是而已乎己止也子曰攻其所不能己有所不能當專治之備其所不足能有所不足必求全焉毋以其所不能疑人不以我不能疑人亦不能毋以其所能驕人不以我之能驕人之不能終日言無遺己之憂循理而言言之無口過終日行不遺己之患順道而行行之無怨惡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

楚昭王聘孔子（魯哀六年孔子年六十二史記孔子適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一作路也）出於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兵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朱子曰是時陳蔡臣孔子陳蔡大夫皆敢圍之）絕糧七日無道所通藜羹不糝（作充）從者皆病（論語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是去衛時事）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史記此下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賜爾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色）孔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詩小雅何草不黃之篇率循也言非兕而循曠野也）虎吾道非乎吾奚爲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書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疑尚有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史記伯夷叔齊讓國而逃

武王伐紂殷人倒戈紂自焚而死殷人悉以珠玉自蔽而赴火武王使人禁之而後定殷人大悅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於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北

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有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戮有七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子胥名員逃楚事吳左傳哀十一年足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比干紂諸父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有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戮關龍逢夏桀時忠諫桀桀囚而殺之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子胥名員逃楚事吳左傳哀十一年足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比干紂諸父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有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戮關龍逢夏桀時忠諫桀桀囚而殺之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子胥名員逃楚事吳左傳哀十一年足

鮑氏復返王問之曰子胥諫以死孔子赴楚聘吳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復返王問之曰子胥諫以死孔子赴楚聘吳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復返王問之曰子胥諫以死孔子赴楚聘吳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復返王問之曰子胥諫以死孔子赴楚聘吳使于齊屬其子於

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賢而不遇時亦不能行然則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竢其時可也何獨哉且

也賢而不遇時亦不能行然則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竢其時可也何獨哉且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荀子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不惑

惑也為之者人也謂為善為不善在人也生死者命也

是以晉公子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

伐衛衛侯出居于襄牛晉軍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會稽之有霸心生於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焉哀十三年吳十七年再伐吳二十三年滅吳則十三年於越入吳十七年不及見也會稽山在山陰縣

南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左傳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初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之明年齊人殺無知齊小白入於齊僖九年會諸侯盟于葵丘天子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

身行謬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是也庸知其終始乎始困終達誰能預朔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能種之未必能斂獲之歲有豐凶也良工能巧不能爲順能巧於工而不能順人意規矩有定也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能盡其在已而不能必其在人道不可屈也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

夫道既已大脩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已無與矣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牛號之涔難爲鱣鮪而蜂房難爲鵠卵允矣回之言也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宰主財者也爲之主財心相同也荀子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爲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爲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爲諫者爲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才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何獨丘哉夫蘭芷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

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
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
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
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韓詩孔
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
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
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
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孔
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論於論也居吾
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
死子以義者爲必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
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
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
葉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
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
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
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
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而伏叛葉以爲大夫則其遇武
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媵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
相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
屠牛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
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
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羊舉爲大夫則
其遇秦繆公也虞公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於孫
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知
有盛衰也前遇闇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此
非無駿材也夫世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
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芷生於茂林之
中深山之間不爲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
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
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
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爲免
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又何位之有乎夫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
比干不慧乎哉此桀紂無通之世然也故君子脩學
脩身端行以俟其時者也子無感焉於是使子貢至
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史記並同記楚昭
王將以書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朱子曰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

按小司馬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必立社則七百里者乃七百社而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也非實七百里地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說苑彈琴而歌禮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豈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戚而舞戚斧也左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說苑作按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日齊桓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左傳晉獻公聽驪姬之譖出重耳奔狄重耳奔狄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可忘矣弗忘此難與毋忘帶鉤中車之意同非爲念其讐也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之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一作烈士不困不彰昔者湯困於夏臺

史染召湯而囚之夏臺本一作呂按呂四帝後所封國在南陽宛縣之西非囚湯地文王困於羑里史紀因西伯羑里今河內湯陰有羑里城秦穆公困於殽左傳僖年晉及姜戎敗秦師於殽秦伯素服郊於殽而哭殽即今函谷在澠池西齊桓困於長勺左傳莊十年公敗齊師於長勺長勺魯地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卦辭聖人所與人難信也說苑同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知其非激檀厲志之始於是乎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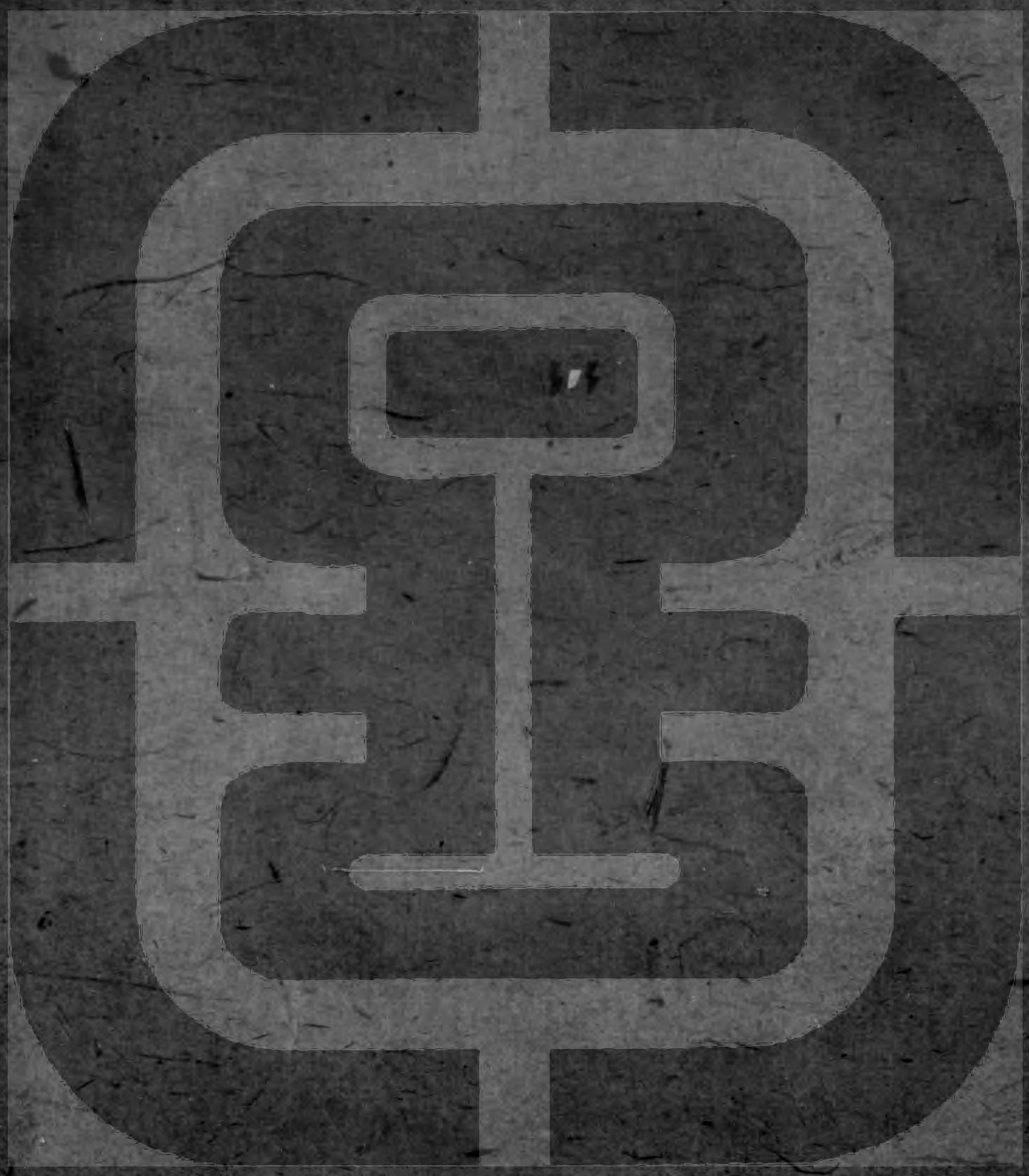
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在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安身所以譽所以久其位不獲乎上難安矣不得於民譽難取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善善政勿若不自已出者以免人之忌也教不能勿怠教人之罪失事已過勿暴揚之失言勿掎人也勿怠則不能者勸矣已過勿發人之

失言勿掎角之勿發勿掎以免人之怨也不善勿遂政有不善勿遂之遂如遂非之遂行事勿留事之善者即行而勿留之留如留宿之留勿遂勿留以免人之謗也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政從而得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數屢也忿數則事多抑枉刑不平而訟日起獄不由此而生乎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距諫則善言不入一己之智識有限慮能無塞蔽乎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既忽於事必失其禮接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不勤於事則失其機會時者事機之會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不知任人則力必有不及之處而庶事墮矣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思之當極其詳行之當務其大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者治之反書惟治亂在庶官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一作裕以容其民寬者有所縱宥者有所卹慈愛以優柔之詩不剛不柔敷政優游而民自得矣自得其所君上者民之儀也儀法也式也詩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是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司掌也執政者大臣也記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邇臣近君之臣辟與嬖同便辟得寵於君者所職使令而已是僕御之類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正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群臣汚矣汚臣節不立也記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古者聖主冕而前旒冕祭服之冠上玄下纁前低一寸二分以其略俛而謂之冕旒垂玉也冕前後有旒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

旒玄冕三旒所以蔽明也旒垂過目不見人之失統紘充耳統纊從耳兩旁充塞也所以掩聰也不欲聞人之過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衆不親附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之於法而度之使民自索其情蓋人君之術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如此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推原其所以然得從未減以仁輔化求善原故有罪者求可免之路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以仁輔政化也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於死罪而使之生爲當死者求可生之路則仁之至也何善如之流而不蘊無羅蔽此治民之大紀綱也冬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莫古聖王治天下之道也於入官何有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籍記之不敢忘教與書紳事同○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爲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樂其已治說苑既得之又樂其說苑作知既得之憂不得則既已得之又恐失之論語其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苟子道行則樂其治苟子曰夫子道行則諸本作治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苟作則說苑同○曾子曰請以此脩衣敝也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說苑魯君使人致邑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

恐其責報於已與人者常驕人於德於物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動於利則物莫之驕而已無所畏全其節矣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

孔子家語卷之四終